

名家制義

古籍探珍

書

題戚价人稿



干將妻莫邪自投爐中而龜文漫理劍名於世夫劍小技也夫殺其  
 妻妻乃自殺不惜其生以精其技古人之專也如是時文技之精者  
 也而人不加專焉赤董之錫若耶之銅不知為何物手握鈍鐵以刺  
 仇人之胷徒見其敗耳价人先生斲削六經鎔鍾諸史變頑為利出  
 晦而光觀者如花發星行鎖石溢水震心眩目莫能端倪非專於技  
 者能乎聞价人壬午闈中漏下數刻嘔血數升僅成首藝故其墨直  
 駕陶菴而上閱其全稿率皆性命以之故吾謂价人之於文亦猶莫  
 邪之於劍也已

敬事而信

愛人

戚藩

舉圖治之四端道幾乎全矣夫國之難盡者事而易盡者用與人也於此各致其心不已操王治之全歟嘗謂術生於權之有餘法浮於勢之易集是故國之大者尤難治也挾國以求勝於下無論下不可勝也下即可勝而上卒不能以有立人主撫千乘而有之要使中無恃心則本末皆得矣今夫國有事有用有人是廢興之所由而貧富散聚之所倚伏也誠思求治將必於事乎先之慮短於事則赴機之斷不出才溢於事則察理之思不精敬之數也英主甚之耳持之以審慎斯智勇並生焉是故一夫之畏恒嚴於祖天履盛之憂或殷乎

多難入其國而百吏無小勤之名子孫無崇柔之禍則皇躬之側厲  
為之也。繼圖長治又必於事乎久之事一令繁則輕更足以舞禁事  
疑令必則行私足以敝法信之渝也。遂事益欺耳。將之以誠一斯經  
變成濟焉。是故矢言由中多文而義可復遵古無惑不言而善可刑  
入其國而小民無詛祝之聲君子無匹夫之行則國典之正大為之  
也。若此者人主蓄德強固布施裕優雖或捐費以立事嚴威以飭欺  
而國氣無所損傷也。然而敬信之主必謹之式之外無羨征穀之外  
無未稅量裁于未用者已悉矣。而及其用也。又加節焉。酌其殺殺者  
以歲節汰其踰祿者以人節。凡使宮中領賚冢宰得以法制之草野

伏臘天子親以禮權之。斯寡欲之積嘗有夙儲矣。不然以物力恣睢  
非肆則誇耳。士有秀學則造之鄉有老國則養之矜惜于才賢者既  
至矣。即下而人也。必加愛焉。勞農之時愛在賑恤。出車之日愛在慰  
言。凡使遠民食德亦同欲於近民殊族蒙恩亦猶仁我邦族。斯沐浴  
之休別於小康矣。不然以尊貴侮人非驕則詐耳。若敬始信終者豈  
有此哉。本之敕幾以揆損益則玩物玩人不生於其心。合之貞度以  
大德施則經費經法不移於其意。而要之則主敬足以槩之矣。

刻削精鍊之文其辭易入雜霸此作文成數百其旨數十要皆本  
六經而出之是管韓文章非管韓作用救今日虛滑之習斷推此

種。格律正當

君使臣以

二句

戚藩

君臣有百世不易者道不可易也夫以禮以忠有相得而彰無廢一而治凡為君臣其勉諸今夫君一而已人盡臣也然而一君不足明尊盡臣不皆顯績也蓋人主之威生於羣助而臣子之實著於贊王也是故棄輔而虛責獨居而願誠其道皆不能以有立雖然使事相重以名亦已久矣古有師臣賓臣之文而今槩曰使之不審其義同於賤民矣君恒有嚴憚之臣則君益聖也毋亦如心之使其身而可焉古有家事國事之殊而今槩曰事之不謀諸安意可任讓矣臣恒有夙夜之君故臣無曠也毋亦如身之事其心而可焉然則君使臣何

以乎傲於燕閒恪於壇壝皇自敬德有禮矣而使臣即以是焉毋以薄祿餌上士使之厲恥而材日良毋以小苛褻大臣使之養威而國知重即有隆殺奪予殊其意而用之而天下乃悉以為天子之和厚斯則率典之嚮所望而推為同德耳臣事君何以乎學期戒欺交盟敦信君子盡已惟忠矣而事君即以是焉隱盛節而見愚形有所踈於外事以將其朴謝羣策而求退思有所迂於共事以忘其能即或量進愛身安於命而為之而千世猶共諒彼神明之無疚斯則推誠之主所起而引為一心耳隆於下思以勸忠勤於上止以報禮交責之心明斯君臣無相遇之樂矣夫禮忠亦各敬乃職耳祖宗之遺賢

不敢辱詎曰吾以國士期親師之明訓不敢忘詎曰吾為知己用足之精神感奮君子遂於此志地天之交或特崇於一二臣以示優或別獻於賢與明以表志校擇之意薄斯君臣無可久之勢矣夫禮忠豈因人隆替哉大體既肅即以使貪詐風不職亦惟禮可以治之積愆可將即以悟中君臣卑國亦惟忠可以致之所以經法修明君子遂於此忘曩今之感由是言之有相得而彰寧有廢一而治耶

禮與忠有源頭有正面有盡處無意不到却又字字句句生出  
來一洗宿陳俱闕至極

臣事君以忠

戚藩

著臣人之實心乎君者也。夫以身事君，即兼以心予之矣。忠豈有異量乎？今夫百其吏者，百其心人主，亦安得而盡察之哉？所恃者人臣糾心之法，倍乎糾吏耳。苟或名業爛然而中情寡實，無論餘力以私已也。即殫身瘁主，退思已不勝誅矣。夫君尚不可簡禮于臣，況臣乎？臣自有心，非君論爵而大小之也。而庸臣效能，必曰循職，則是一命之吏，志在社稷，反得踰分之譏也。而委蛇者，坐受良譽矣。臣各一心，非合盈庭，相左右之也。而具臣愛力，必曰共濟，則是孤篤之誠，憂深厝積，反來輕進之嫌也。而量入者，崇起哲名矣。有臣若此，事君者幾

人哉則亦曰以忠而已邦之榮懷未可為臣功也一日而弗靖臣也  
維心之疚矣時勢有不可圖者乎禹皋伊旦中晚即無此數聖人此  
道自在天壤智而全可為身辱足以振愚而不全亦可為國恥足以  
興靖獻豈必少途要勿以君為共事之君斯篤耳主之明聖臣非能  
與有益也主德而少渝臣也職為戾階矣感遇有輕相擇者乎誠意  
正心今日即不列王廷此性自盟學問幸而巷遇不可為吾勵吾貞  
不幸而節成亦不可為吾將吾愛拜揚豈有他途要勿以事君為效  
乎君之事斯至耳勸于上而後忠則人臣必有恃忠之情篤恭之衰  
也激焉而益薄一朝強之將千古易之耳君子之事君也鑒言感之  
已未必謀之心惜死報之可愚必求之道心與道合而才勇忘焉故  
不敢以恃忠傷國氣學于古而後忠則人臣必有飾忠之術媚茲之  
偽也文焉而益欺彼臣之迹終非此臣之心耳君子之事君也中敬  
不修外恭其事可以順可以犯大誠不期小信其事可以異可以同  
敬與誠並而功名冥焉故不敢以飾忠市美名率所應盡之分止以  
不負君者不負己準于報禮之量尚覺君至重而我至輕由此則有  
相得之彰無相遇之踈矣

披肝瀝胆震心動魄董桂之性老而辣矣



○子路曰願

二節

戚藩

兩賢之願同乎人而忘乎已也。夫由非必有車裘有而共之有之可也。回非必有善勞無而有之無之可也。兩賢之志皆遠矣。且天下之利難專也。專利敗名。天下之德亦難專也。專德敗行。是以聖人之教大道為公。凡事不足以消鄙志。學不足以釋累心。則儒者不以存己為如由如回。殆未可以恒情求也。今夫人之無良。相怨一方。則貪吝為之階也。設有人焉。調急勸分。則家財悉以佐不給。好施廣惠。則慷慨更以來義聲。可不謂俠節之徒歟。然而車裘之際難言也。人能却千金之璧。而不能不見色於敝衣。我有車馬。彼則乘之。我有輕裘。彼

則服之。非篤於朋友之義者。能共敝而無憾乎。夫豈無結駟狐黃。自  
疲諸侯之交。此應非子路所願。抑豈無徒步鶉結。適意獨寤之中。然  
亦非子路所深願也。子路曰。吾所願者。食貧而懷富貴之思。今雖菽  
水自甘。而通財釋怨。終不可謂異時事也。嗟乎。世之降也。衮繡之子  
挾財而凌父兄。素封之家。恃富而爭里黨。况在朋友之間哉。誰知夫  
共亦敝。不共亦敝也。如子路者。可為勇於行義矣。倘所謂脫驂舊館  
非此志也歟。今夫業之罔進。為善不卒。則盈滿為之患也。設有人焉  
几几遜膚。功成而身退。謙謙卑牧。才大而心小。可不謂受益之尤歟。  
然而善勞之微。難言也。人能讓。蓋世之勲。而不能不稍矜於小美善。

固在身。誰則忘之。勞又在物。誰則藏之。非深於克己之學者。能無伐  
而無施乎。夫豈無百世載德。誇耀鼎彝。此應非顏淵所願。抑豈無不  
名一善。全體虛無。然亦非顏淵所敢願也。顏淵曰。吾所願者。陋巷而  
思澤物之功。今雖寸績未建。而持盈去驕。終不可謂後日事也。嗟乎。  
道之衰也。君子有一節之能。猶思市聲於奕葉。小人操一技之末。或  
至驕色於公卿。况為善勞之美哉。誰知夫伐施者。善勞不我歸。無伐  
施者。善勞日以進也。如回者可為庶幾於道矣。倘所謂盛德若愚。非  
此志也歟。

迴環俯仰一往而深。每一轉筆。令讀者意怡。黃陶菴

泛以驕吝者相形則二子身分太低竟說無可憾無可伐施又似  
二子已到此境界願字不出矣斟酌妥適點染有色而腴美古峭  
絕似說苑韓詩

蕩蕩乎民

二句

咸藩

帝大難名民之所以偕忘也夫君豈易得名於民哉大至無能名而  
帝又非示民以深也蕩蕩乎已耳且論為君者必下驗於民立隆之  
主德類能愚智其民而一時之人情亦能大小其主君之大者不特  
我無所及乎民而民并未嘗有所及乎我是以嘆堯則天為君之大  
也此日之民豈可無紀乎民之於君惟名之報主極厚効以力者力  
殫則休酌以情者情渝則止而口誦心惟一各遂有千古故羣黎每  
鄭重以需明聖君之得民惟名之馨聞可貴百工之贊頌而諛史氏  
之書文而侈而戶祝里傳小民偏見至隱故天子必虛已而聽謠歌

至於民能名亦已難矣。而以觀於堯乃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非常聞望。三代以來。有不可居而辭之矣。堯豈辭而不居者乎。方帝之時。相戒以吁咈疇咨。此自有告語。詳明大白於民之至意。而以民自問。情識不知。何以蒙即謂帝心深遠。要非耳目可求。此亦傳心之道。則然胡僅効褒稱。而智量亦詘也。風氣醇古。上世之人。有守其愚而安之矣。堯民豈盡安處於愚者乎。方帝之時。百姓以昭明向風。夫且有或歌或祝。深望天子之私心。而獨顯之為名。形似不知。何以絕。即謂見聞固陋。不敢妄測高深。此亦尚論之口。則然胡躬逢至德。而贊美不及也。豈民見君美。則思之。有代君見美者。則反忘之。二十八載之間。

堯盡以其名予舜而已。不受歟。而非也。心知其盛德。而盛德之聲稱。則已莫可舉似也。至重華敷治。猶藉其不識。知以安不與之中。況當年之帝力。何有哉。抑豈民見一聖人。則異之。見數聖人之聚。則又忘之。二十二人之績。皆分其名。以掩堯。而名遂隱歟。而亦非也。共嘆其夔絕。而夔絕之形容。則已難指一二也。至羣后交讓。草野并不能譽其臣德之宏。况赫赫於厥聲之駿哉。若此者。君隱其名。而民亦隱其能也。君大於名。而民即大於無能也。即名之以蕩蕩。不已贅乎。

正面寔無可做。借旁面側面襯托。而正面已十分圓滿周到。情文婉麗。更足移人。

禹吾無間

一節

戚藩

表夏德於其微二帝以後所僅見也夫間亦非凡主所有也况德臻無間乎慮大者不遺小禹所以首百王耳且王者于天下之事無一可不以吾心至之也一事不以心至之其弊萬端一時不以心至之其議干世是故錄功世主而責過聖明不如是亦與其密慮不參同耳歷選羣后如禹不亦難乎政事闕失則彌縫之修稱勤矣然而補過省非君子美之而未嘗不惜其後事之救晚幾務忽遺則綜核之治稱詳矣然而矜細析微尚論嘉之而未嘗不疑其求備之心勞何至禹而遂無間然也其所為無間則又非人意之所及與禹意之所

深致也。用不越食御居處之間。而平日所為均賦貢。做殄淫。積志于一端。而畢具事。不出粢服。耜趾之常。而數十年所為奉天神。經海瀆。全功于一物。而皆形。鮮腆不供。飲食菲也。而肥腠。悉陳鬼神。又敬孝也。機絲不御。衣服惡也。而采章作繪。黻冕又致美也。丹雘不飾。宮室卑也。而原隰躬循。溝洫又盡力也。禹豈曰。吾以風樽節乎。意縮而縮之。其究必以盈終。若夫蓄德先處于清明。則雖備物取材。自從容以赴。其儉質不然。量事思節。間方未有已也。禹豈曰。吾以揚美盛乎。意益而益之。其後必以損反。若夫閱躬先立于敬誠。則雖薦素求寧。自不期而達。其精志不然。臨事加勵。間亦未可塞也。我觀後之人。主流

連荒樂之中。殫殘輸將之力。一決而往矣。而其間不過侈飾雕峻。寔為亂階。抑或怠棄國政。而莫憂狎侮君子。而不惜其流已甚矣。而其間不過矯誣怨咨。因而加厲。然後知禹之無間。若預為之防。而微為之絕也。而禹要無意此也。吾為之舉其一。知其多舉其細。知其大舉其外物。而知其內心。兩形焉。又比合焉。禹吾無間然矣。

禹只是箇禹。不曾為有間處。修籬補漏。其無間亦不在此零星件數也。聖人極意形容其心法之密。到此盡處。都見全身耳。人能刻毒說間字。不能微妙說無字。此文着想都在題前一步。自然分外高深。首末二句文法。雖一意却不同。首句從全體大段說。末句

從三段推勘極致而深嘆之。非複行也。粗人但看做一樣。于頭尾  
裝蓋贊頌套子。二比。直是難聽。即瑣瑣者。于首句描寫間字意已  
盡。到末句便索然。只得輕泳閒文了。却矣。于三段後反覆洗發末  
句。不第為聖王開生面。并為後世立坊表。立言大旨。獨見精神。呂  
晚村

間字看得入細。無字講得自然。他人以我冠博帶為莊重者。此却  
以粗服亂頭出之。而氣象倍正大廣遠。惟其理蘊高也。

百姓足君

二句

戚藩

民有足君之勢。專謀民而可也。夫君即欲求足。君能自與乎。長存此  
百姓斯兩全耳。告公曰。古今國用一也。然季主用民之力。而聖主用  
民之情。用民之力者。國有富形。而處貧實。用民之情者。時雖屢誣。而  
無宿憂。無他情之所予。則力亦隨之。是以王者甚重百姓也。公疑行  
徹慮在君不足耳。夫君有逸得之財。而特患其拙於受也。問國君之  
富。數畝而可知。而司會持籌。動思溢入。必有溢而出者。耗之矣。是民  
與而君弗受也。君有無涯之積。而特患其廉於取也。凡公田而外。什  
九皆君資。而度支計用。必曰國藏。然則非國藏者棄之矣。是民與而

君弗取也。自古無自足之君也。而君猶不為百姓計足耶。雖有饑歲。卒無饑君。自天以下。疇敢以不足與君者。百姓而與之。則竟與之矣。誠使室盈婦寧。人拜仁人之賜。彼念先嗇者。猶有索享之誠。而於君獨無相報之心乎。以為不酬於上。德不足。不忍與也。以為不恭於下。義不足。尤不敢與也。雖有貧民。猶供貧國奉法而課。亦誰得以不足與君者。君迫百姓而與之。則竟與之矣。誠能節已腴民。勞若家室之際。彼閭里黨者。尚有緩急之情。而於君獨無相贍之誼乎。以為定賦所出焉。欲與不足而不能也。以為外府所貯焉。能與不足而又不欲也。然而百姓之足。君非有以與之也。議賑議蠲。始有所虛與於上。後

必有所實征於下。君之為百姓者。不出於力穡均斂之間。夫亦民利自然。順而與之。君豈有意府庫乎。然積三十年之通。足支十年之祲。君無所與於民。而民之與君。乃更厚。以是知心計之徒。勞吾君耳。即君之無不足。百姓亦非有以與之也。取羨取盈。民有所多。與於額之外。勢必有所少。與於額之內。百姓之為君者。不出耕夫織女之微。夫亦各勤爾田。因而與之。民豈別貢奇贏乎。然統九萬畝之夫。可供千乘之賦。第有所不與於君。而民之與君。遂無窮。是以知荒政之猶支旦夕耳。夫君亦百計求免於不足矣。顧所計者。仍出於不足之圖。何異一民養數主乎。以百姓存一君。則無憂年矣。

逸甚



他作只講百姓足則君自足耳如此文與字方有着落拈定一字  
正反平側出奇無窮可謂清且雋矣

子貢問為

一節

戚藩

廣所助以求仁重先事也夫足已而仁不至先事失也資於士大夫  
利之在人所利在我矣是故况彼良工得良士焉昔夫子弘覽道德  
知篤志行仁之事不若古之常在王侯而在列都之大夫士也是以  
所至之邦莫不採諸名流謀我同志亦曰仁道所存雖聖人當以身  
下耳子貢好遊人國夫子以為可與並為仁者此其地也故於其問  
仁而以已所得力告之曰仁之為道大矣四海之內必有同其心仁  
之為道渺矣百工之能或有同其術有物於此削材而後成之及其  
成也不曰器也巧而曰工也良勞則歸器美則歸事後事之說也有

物於此懷璧而待琢焉。方其琢也，易工能相為易，器不能相為得之。於器應之於事先事之說也。工事且然，況於為仁乎？敦行於鄉，足跡不通大邑，守樸而已。夸鬪天下，交臂失之名都，腴聞而已。君子近不肩安於里閭，遠不及遍乎方州，論學行仁，殆將於居是邦求之也。邦亂則裹而行，邦危則望而去，所為功利澆輕之國。君子既已擇焉而後居，邦大則人多，好學邦小則人無，邪心凡在中周遐荒之間。君子皆可游焉，以正業。吾聞之，備三事者為大夫，大夫之事常在於道也。寧賢而置之乎？為其近於君也。則敬敬則絕私，為其比於師也。則慕慕則樂善，絕私而樂善，仁之屬也。又聞之，有一德者為士，三士之事。

常在於義也。寧仁而棄之乎？為其連於兄弟也。則親親則遜志，為其列於有道也。則信信則竭誠，遜志而竭誠，仁之屬也。彼事與友者，名也。慕勢利，連黨朋，則有與大夫處而窺人國之陰事，與其士交而為左右之先容者，仁人必重絕之，以為器窳而不可治。惟賢與仁者實也。悼老成尊同學，則有不犯有司而兼以有禮於朝廷，不簡士類而并可咨及於為瞽者，仁人必茂勉之，猶恐器落而無所容。是則善事之方也。不然，徒手入山林，大匠多枉材矣。獨學無徒，與君子多廢業矣。

邃奧幽竒，步步搜尋入妙，乃知俗士眼中辜負多少名山佳境也。

湯之盤銘

一節

戚藩

商王先天下而更始舉物皆見心焉夫人主之新將以型民而謂一日能新遂可已乎誦盤銘知湯之變俗非偶然耳且數十年一變者民風也風一變而即可成一日二日而一變者聖功也功屢變而愈靡及是以盛王所甚重者新民而恒姑置之夫亦謂民之新不自民止不自民始更化矯國視君所先耳治亂有所繇生穢德亂而馨德治其大較也然馨之復穢曾不易瞬耳小正不足以蕩其私而小不正遂足以形其缺悖淫匪彞豈必在亡王乎聖狂有所繇殊積修聖而積怠狂其明驗也然修之中怠曾不需時耳克念未足以存孤潔

而罔念遂足以致羣污。敗度速戾。豈必昏下主乎。惟湯見及此也。故駿厲潔肅之旨。迭見於詩書之篇。而徹切創艾之文。軼存於湯銘之說。取而繹之。抑何長言之靡窮也。雖有上聖。不以無過為安。小疵而大創之。斯稱勇決耳。憚此一日進之期。耄而悔遲。厲此一日洗之崇朝。而永清也。及鋒而用者。慮始多功。其銘曰。苟日新。雖有神資。不聞半功即止。昨是而今。非馬斯稱善變耳。日恃一日。先期之齋戒。將恐渝日進。一日重明之光華。可復旦也。累勤而加者。時敏有獲。其銘曰。日日新。雖有盛德。不以功成思退。熟操而淬發之。斯稱永修耳。更數日而始衰。即百年不能更興。更數日而再鼓。即一曙可服終身也。將

息而奮者。歷久彌強。其銘曰。又日新。夫人之謀新。誰不如湯。然偶涉而輒徙其業。數日無一日之功。而湯顧以一日舉。數日之量。無他。新有所畢致也。是故先人而興。不後人而息。雖當既昃嚮晦之期。而大人悉臨之。以昧爽。且人之閱日。誰不如湯。然而為燕閒居諸之日。第竟日已若其長。而湯顧累日。猶且憂其促。無他。日有所孜孜也。是故倍候而筭。乃如候而償。雖獲月異歲遷之效。而大人總計之。以朝夕皇哉。銘也。湯德其至矣。蓋不言新民而民事莫隆。有如此銘矣。

題止三句九字。其危悚奮厲之意。不啻百千句千萬字。用筆在題中。刻劃着眼。在題外。注射五丁開道。媧皇補天。庶可方其精力。

君子賢其

其利

戚藩

以一身之善善後人前王之新民善矣夫作法未善能禁後人更制乎賢親樂利不得不歸美前王耳且庶民有善本之君子孫有善推之祖凡以記功宗揚大烈也然苟善無足紀一傳則已焉或者哲嗣特起新主係思天下未嘗不因此追論其先世也顧念舊之情亦已少衰矣豈若頌所云前王不忘者乎年歷之久近視所尚取天下以強勢即守天下以強政是故道難貽謀也聞之有陰善者其澤長有晦養者其功遠大旨存乎忠厚則雖國邑可改而國氣未嘗動搖吾以其所尚決其所傳矣道法之廢存觀所積述之恒數十人作之僅

一二人是故多遜後王也。若夫更二代者其美備閱十六王者其德周參稽極乎積累則雖王室稍卑而王制未嘗夷滅吾以其所積卜其所垂矣。以君子言之前之君子久已付之西方矣。然其賢其親具在也。非熊之載其兆足以致共和剪桐之封其智早已知晉鄭夫官可省而不省爵可殺而不殺前王之慮此至詳也。迄今吉士盡于番聚賢幾非其賢而里選猶秉周官諸姬盡於漢陽親幾非其親而朝會尚先同姓後之君子何其念貽而不忒乎。而不知後王丹腹之逸固不如前王朴斲之勤矣。以小人言之前之小人久已歎為古風矣。然其樂其利尚存也。鼓鐘自論於辟雍而百年乃徵為出車之誦陰

雨自膏於南國而再世乃應以服賈之風。夫俗逸易淫而不淫財流易賄而不賄前王之處此至精也。迄今苜華之怨深矣。樂幾非其樂而父老猶能言幽蠟疆理之占多矣。利幾非其利而伯國猶能畫井鄉後之小人何其介福以長年乎。而不知後民服疇之便固不出先民辨種之艱矣。然而封建井田我周用之夏商亦用之而我周獨優何也。卜世短者雖盛勿傳享祚遠者雖弱可久。夫周則誠歷年之多也。故文武可以掩禹湯而後人必不可以掩二祖。體國經野文武為之周公實共之而獨美文武何也。創無前者難為功守先型者易為力。夫公則猶居守之半也。故碩膚尚遜烈于父兄而繼體安得不覲

光於世室。前王不忘。非後人奉先之恐違。蓋二王作法之難沒矣。大士之文精神全在中幅。抉題之蘊。而用全力前後。雖有朴率之筆。不掩其高華。雖有偏說之論。不掩其醇肆。大家所謂粗服亂頭。皆好者也。看此文中二比。真足空前絕後。

敬大臣則不眩

戚藩

大臣效在決幾。明主所宜敬求也。夫一事而衆謀之。君鮮不眩矣。專之大臣而後有所決。尚其敬之哉。且人主莫不倚臣以度務也。然有倚多臣而蒙倚。一二臣而哲。何哉。蓋多臣議煩慮短。使人主易聽而難成。至於一二臣能居人主腹心之間。以生人主耳目之識。是以其效恒相萬也。而亦豈大臣之自效歟。狎于其臣以處之。志肆而事不及察也。肆與忽相因。忽與迷相積。一日之務。傍徨數年而未決。君雖有小明。盡於忽矣。簡於其臣以責之。權輕而事不能斷也。外輕者中猜。中猜者指亂。聖祖之績。揆之愚心而亦疑。臣雖有遠智。詘于猜矣。

尚莫其以不眩效上耶夫大臣則以敬故效耳大臣多先朝之舊勳素以久見信斯其更事也精矣國有老成雖少主揆策而無失又况人主復一意委之抑遠左右兩可之言權衡百吏互陳之議其時大臣之聰明皆君聰明也寧有變易是非乘間移志者乎然後知舊勳柄政能絕勿指也大臣多公方之正人夙以嚴見憚斯其秉道也亮矣朝有嚴師將君德清明以日生又况人主復殊禮遇之官府之屬悉治於冢宰親倖之任弗沮及公孤相觀大臣之裁制如君裁制也寧復有前後顧慮猶豫惑心者乎然後知正人之側必無偏聽也主敬者聖人之學肅恭不懈有如神之氣矣此豈專以及大臣歟而要

之加於大臣者其寔也畏天尊神事近幽玄易滋中主之惑儼其人以恪之則羣疑立去也是以舉國以聽而無耦上之嫌不眩者己性之明睿哲夙成有天亶之能矣此豈必效於大臣歟而要之成於大臣者居多也幾先物始悟尚無緣難起中主之志重其臣以詔之則才智内生也是以小心禮下益來保傳之忠物蒙之眩在罔過鏡之眩在察悉歸之敬而兩者俱無所受矣明理者或畧於事明事者不及於理兼通之敬而不惑相為表裡矣况復帥茲羣臣並效贊翊也

敬字炤下官盛任使不眩與不惑有別此人之所知也敬則不眩之故寔能勘透古今國體朝常言其利弊文字警卓端嚴絕似凍



水伊川氣象

春省耕而

二句

戚藩

惟王惠民深寄其觀於省焉夫未嘗省之雖補助庸有利乎一歲再觀蓋省之惟患其不周矣且夫端拱而悉民依者王心也然而輒跡未歷乎天下民猶疑為虛美焉是故季王高處深宮亦嘗有意賑貸矣顧或賙恤無等豪者獲兼資而貧者無再食又或奉行失情羣吏沒厚實而黎庶擅惠名是以君有屢詔之恩民無一旦之澤無他觀省不親與不精也先王之於農也心之必身之身之而後勞有所親敬民田甚於勤帝藉則父老疾苦易聞也身之必目之目之而後隱無不徹察民莫同于求躬疚則艱難顧盼可狀也多勩者吾農也哉

冬稍休而春已亟焉。莫為之省。幾以為田畷喜也。駕言狩之。再易三  
易。幾何。服罽鮮資。懸耜惰游。幾何。悉在所省。則悉在所補也。夫先王  
之世。三耕一餘。雖不足。猶稱今日饒族耳。而省之。則惟形其乏。遑曰  
青旂賁爾疇歟。拙取者吾農也哉。夏作苦而秋僅獲焉。莫為之省。幾  
以為寡媚利也。薄言游之。小祲大祲。幾何。貸種償息。螟蟲落寔。幾何。  
悉在所省。則悉在所助也。夫先王之時。一蠲百澤。雖不給。猶為後世  
裕民耳。而省之。則止憂其困。遑曰戎路塵彼郊。歟。天雖愛人。不能使  
物力之皆腴。所以貧富凶豐。每多設之。參差以待。天子之清問。天子  
而不省焉。鄉遂大夫安莫阡陌卒事乎。所以人主手足之逸。倍萬民  
而心目之勞。亦倍萬民。民雖勤動。不能時進帝室。而言情所以訛易。  
作成田家。僅邀其半。以望輿鑿之周歷。此日而不恤焉。既賦既式。安  
莫捐減相恤乎。所以人主不可輕出。以重擾民財。而尤不可難出。以  
重違民欲。凡此者。處恒情之共樂。乃更切其獨憂。而不然。則衰朝之  
厲民。亦豈必于游觀也。

以議論勝者雄而不秀。以風神勝者媚而不挺。神骨聲色並擅其

長文家雋品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

戚藩

為行仁者謀始重田政也夫國有田政而仁次第可行矣規始事者可視經界為後圖哉且守文之主樂於觀成而積弱之邦難與經始二者相因所以議政動經數年而行之未覩一日也自吾言之此為富者之所憚更而為仁者之所急謀也詎謂滕今日不可以三代之田政治之哉三代之田政在則壤其時有䟽狹而無占欺故上中下列以三等先定其賦稅之重輕而後百為可集今日之田政在分疆其時多豪猾而并多廬室故邑邱甸畫以數區先反其阡陌之縱橫而後庶事可效且子毋謂此僅自田政止也蓋仁政方自此始也而

置田界而弗經可乎。催科既迫而後降撫字之仁。晚矣。始此無準直先辨者乎。經其水道。則小以深。經其畿道。晦廣以平。下至園廬桑柘之屬。亦必行疇。手畫而重明其禁。凡使延袤者無侵土。而硯陋者無草田。則孔邇深息。固不在官司之牧。而在曾孫之隰也。國服數倍而後下蠲減之仁。未矣。始此無南東蚕定者乎。經我近郊。限以溝遂。經我縣都域。以成同細。至漆林馮鹵之區。亦必巡方布筭。而畫一其塗。凡使封萬井者無詭匿。而營半畝者無餘征。則惠此中國。固不在蜡祭之時。而在坊庸之日也。議者曰。葦爾之界。未可經也。不知地大難治。地小易為。天子九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子惠誠未易周耳。若諸侯

之非邑。甸人即可以畢事。窪突陰陽不數歲而疆理已平。則亦即天子之規方也。觀流泉夕陽之荒度。不令人追頌仁風也哉。議者曰。戰國之界。未可經也。不知險阨難施。平原易理。七雄並爭。居山川之地。什九生養。誠未易全耳。若中原之曠衍。履畝即可以限田。邱陵沮澤不移阡。而經畫已具。又何羨七雄之開墾也。思東澗西瀍之卜宅。不令人歌咏仁聲也哉。以盡地力。以清并兼軌里。可以教民禮。而溝洫可以陷敵騎。積財變俗。威隣寓兵。皆始此也。子其留意焉。

有規度有布置。有隱寓是戰國之經。界移不入歷代是滕國之經。界移不入隣邦。切寔詳明。可敵老泉田制論。

博學而詳

二句其二

戚藩

說有詳而得所反則學猶不可據也夫學而博焉能遂約乎詳說之則將反矣所以一說而異用歟且理之存乎說之前者甚深而不可據也則必謀夫理之寓於精言者以要之然而急求其精究至獲粗而止蓋不能使理之曲折著於吾心雖攬其大畧遠得其末事已耳夫學者以約期約而未有反也孤陋者其情多歧偶見其一而若可守更閱其一而又可遷矣夫惟極聞識於周通則指歸不惑也是故事有相反而乃以相效即以博期約而未有反也好古者其奇難棄恃其所信而以為安將蓄其所疑而亦以為富矣夫惟秉同異於羣

儉腹之弊

書筭之弊

言則大要立舉也。是故功有相盡而乃以相足。則博學而又詳說之。之為說約字。驅天下中下之資。迫與說要渺之理。鮮不以為素不相識之物。斯難之矣。廣之耳目之途。雖有愚陋不容不悉心於其間。此時周咨極辨。幾於雜泛而難稽。然習之而知其數。又習之而明其義。將百言之意。可以一言盡也。抑天下才識之流。強為說易簡之撰。彼又以為畧而易盡之事。斯忽之矣。縱之文藝之中。雖有聰明不能不委折以相赴。此時廣慮遠思。疑於深苦而鮮獲。乃久之而得其變。又久之而得其常。將多言之旨。可以無言槩也。然則絕學孤鳴。其說于天下。將何所反乎。要以人之說詳之。其說自可深也。苟為已說所未

及即芻蕘採詢。亦自通至精至神之極。而實無有人之說者存也。存吾說焉。已耳。百家爭以其說相高尚。又將何所反乎。要以吾之說詳之。其說盡可廢也。苟屬吾說所力求。雖三代六經亦自有可革可刪之法。則亦無有吾之說者存也。存吾說之理已耳。由前之說可無讀古之誣。由後之說可無窮大之弊。則博約為相救之功。然始之說亦可不論不議。而終之說亦可生變生文。則博約為相兼之用。要人之能說約者。蓋難之矣。

由博及約其功全在詳說。握定說字。做自通不到他處。博約題去。搜剔萬有。令人心快。

吾聞觀近

二句

戚藩

槩舉觀臣之法主固以其類也夫臣近則情難察臣遠則迹易疑然  
搯常法以觀之豈有主非其類者哉嘗思人臣擇君而後事君子擇  
交而後投一也故雖托賓朋之誼而必以主之名重之明乎矢志於  
非其交等之失身於非其君是以君子重之也孔子義不苟主豈必  
觀其主而後論定哉且即舉吾所聞古者人臣之義無私交倘以國  
事告他族近臣多容可慮也雖然王者大享猶有賓至之儀則吾國  
之臣以別館待旅人禮也古者大夫非君命不越境况以外臣來重  
疑遠臣入境可慮也雖然諸侯失國猶有寄公之義則異國之臣以

傾蓋投舊識亦禮也。安能使近臣無所為主，而遠臣無所主耶？所可慮者，有所為主，而吾不之觀也。近臣習吾志意最熟，設彼非其所賢，而譽其所醜，吾則無以鑒之矣。設吾又窮於智小，正色立朝者，蒙植黨之譏，持祿養交者，受樹人之賞，則近臣益無定議矣。有法焉，即以所為主觀之，採民譽於亡國之英，而析神奸於叛客之至此，百無一謬之術也。又可慮者，有所主而吾不之觀也。遠臣與吾交淺迹疎，設彼托貴倖以揚聲，而犯國禁以生議，吾則無以別之矣。設吾又昏於寡察，招弓畏朋者，見疑孤立之無徒，報聘修交者，輒等比周之相結，則遠臣益無清鑒矣。有法焉，即以所主觀之，識賢公子於名卿之家。

而辯侈大夫於世官之族，亦百無一爽之術也。是何也以人主定天下之官材，非蔽于見聞，則奪于憎愛。至於臣之知臣，則其素採擇而故交識者也。故取盜可以為公，臣贖刑可以延上客，不介之乎邂逅，猶夙昔也。况乎賓主之酬接，有笙瑟之驩哉！即以人臣別本朝之流品，非匿於奧援，則淆于標榜。至於近臣遠臣之相識，則其感於心而合于行者也。故納邑與政，則近者無後憂，速駕歸國，即遠者無他禍。投報之雅，主客互相成也。寧以翱翔之游子，無覽輝之智哉！觀於此，而苟主之說，斷斷誣惑已。

泛言賓主投合之理，苦無精采，動人熟於春秋戰國之史，故所言



確切時勢英偉警拔儉腹人自應避席

惟聖人然

一句

戚藩

凡人皆徒有其形而聖人始獨有所絕矣夫聖與人未始殊形也而踐之遂以成聖豈知形事之全即性事之絕乎且夫人所不同降命於天者君子不舉以示特尤也惟事事盡乎天下之所同而已曼乎天下之所獨以此推而上之凡以為下焉者相勵耳明於形色之為天性亦何人可負此形乎既已畀是官則擴官之責宜人而嚴之矣乃用之不克竟其才於是形實而所以形者虛既已具是器則窳器之敗宜人而省之矣乃措之至於危其身於是形全而所以形者缺蓋求踐其形若斯之難也誠於此踐之即安得不獨尊聖人也聖人

持道秉德。主於定形。先之志。使物不爭。裕形表之氣。使心不役。殊若不專事於形者。而實止以求備乎形。加一物焉於形。必有所傷。則損一理焉於形。必有所廢。設吾不各致其能。而耳目貌言。交挾其精爽。以責我於恭從明聰之不逮。吾能不愧於形乎。夫聖人亦惟期可無愧於形者而已矣。聖人省幾寡欲。主於抑遂形之情。使出必有所域。靜遂形之感。使進必有所裁。殊若不克充於形者。而實所以深足乎形體。不能半而止焉。雖尺寸其必愛。則功豈能半而至焉。將毫髮其必周。設吾偶不循其則。而首腹手足。交辭其分內。以謝我於健順動止之未遑。吾能長存此形乎。夫聖人亦惟期可久存此形者而已矣。

異學好言無形。則鈎深恒徹於滅性。然而無形者。卒未能棄形也。聖人之清明無墮。默是故舉吾之一體一膚。常足當天地萬物之數。反乎息心淵寂。不言躬行。即無形之旨。未嘗不於形乎。著之寧僅狗齋敦敏之神也哉。深人好推。未形則靜持。恒惑於因性。然而未形者。卒未能正形也。聖人之功用。歸已發。是故率吾之一喜一怒。遂可備禮樂刑政之端。至於好學深思。漸近自然。即未形之教。早已悉於形乎。治之寧僅靜重恭默之容也哉。吾故為之說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學底於聖。而不越乎踐形。則求深乎形者。或反失其聖。止無歉於形。而即可以為聖。則苟少負乎形。將遂不得為人矣。凡有形者。可不

勉諸

實講踐形深入淺出不以挑弄惟然後可虛字走躲避法門敢有力量近來都不肯如此做矣 吕晚村

泛說盡其理捉摸不著實有工夫實有氣象確是聖人詣力難移天下一層沉透至此何患惟然後神情不出

經正則庶民興

戚藩

以正俗之功予經深重乎其正之也夫經正亦得其常耳而庶民若有異焉者豈非亂德之溺人已甚哉且堯舜以來天下未嘗易民而治時惟無甚衰之風故亦無甚盛之勢也迨乎世教凌夷浸淫至於凋敝于是思一靡然大變之以為功然此非可期之于庶民也庶民之耳目易靡久服于染俗之漸移則其情既難立決于棄故庶民之氣志日薄苟安于陋愚而不愧則其力又難自奮于無因茲惟君子反經而經得其正矣以為日用所循焉不可以不正也計所為正者不越耕桑粟帛之恒敦民于素樸然而民心彌樸則民氣彌固一旦

相悟辭非而遂以為性之不可易。此時之農功婦子快然如覩新王  
于肇基更始之年則興也。以為是先典所垂焉。不可以不正也。計所  
為正者。不過禮樂詩書之澤。進民于優柔。然而民志益柔。則民行益  
勵。一旦相摩而善。而遂以為教之所夙成。此時之父兄子弟勃然如  
覩盛事于俊秀論升之日。則興也。豈無賢智異等之流。故抑其能以  
就經。然深抑之。固所以厚振之也。敏聰明于無新。可矜則服。竒好古  
之才。悉安行乎大道。而無所竄處。所以君子以三代為必可復作。而  
不敢傲倖于苟且救世之思。豈無間起崛起之士。無所承藉。而亦興  
然特創之。正所以力守之也。收豪傑于與民同學。則越俗震世之資。

皆樂為之。羽翼而益相後先。所以君子以天下盡責之。吾儒而不敢  
少謝于人物。幾希之地。詎不以開治有餘。而以之繼聖有漸哉。

首二比言庶民之難興。中比言庶民所以興之故。後比言孔子思  
在狷正欲引為反經之助。議論沉雄而憂世深心。寫得低徊曲折。  
文氣文情兩極其勝。

題李石臺稿



以經為經以史為史吾聞之矣以經為史以史為經制義中未之見也春秋既成游夏莫贊左氏著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衍而為傳大旨炳如以經為史左氏是也自漢迄於五代為史十七溫公集成通鑑未有義例考亭踵之黜陟賞罰一本春秋以史為經朱子是也至於制義於經明著其理於史暗徵其事大士陶菴諸公皆然蓋未有經史合一者李石臺先生熟於六經而運以史識故闢畦開徑微顯闡幽令讀者驚魂盪魄吾所謂以經為史以史為經者於先生見之先生文率皆濃厚擇其清老者錄之庶幾不沒其真云

動容貌斯

六句

李來泰

詳內美之符。君子所以廣道於天下也。夫道不可見而容貌顏色辭氣其著者也。遠其累而近其美。君子可不審所貴哉。今夫處端揆之地而有見美之思。非治之盛也。然人之望之不於其深而於其淺焉。矣。君子之著之又。不於其淺而於其深焉。矣。學問所至。功名生焉。君子所貴乎道。可列言已。自小雅廢而言微。大雅廢而行微。西京以下。恒傷之。應感所屬。不得已而有其名。則披玉藻之記。宜諷思於一德之文也。抑衛之君子難乎下。曹之君子難乎上。東國之望式微矣。形聲所及。隨所著而詳其事。則師洪範之疇。宜謹凜於自治之義也。定

命有詞矣。裹身有訓矣。君子奈何不謹厥容。然容有常而貌已殊之。則存乎氣象之間。而非特觀表之事已。其母曰。動罔不臧也。道所不屬。則其矜肆者也不。則其怠率者也不。周旋中禮。彼何人斯。道之見於遠。暴慢其一。史氏有陳矣。揮人有正矣。君子奈何不令爾顏然。顏欲靜而色已動之。則視乎偶然之發。而絕乎勉強之事已。其母曰。罔或不正也。道之不章。未幾而人相與疑矣。未幾而自愧其私矣。物與無妄。彼何人斯。道之見於近。信者其一。臧嘉是式矣。辰訏是令矣。君子奈何不修厥辭。然辭未發而氣已傳之。則存乎繫言之表。而辨乎靜躁之途已。其母曰。匪舌是出也。道所不著。必其淺率者也不。不然必其

二三者也。出言有章。彼何人斯。道之見于遠。鄙倍其一。三者各有其本末焉。君子秉躬率物。不得高言清淨。以滋簡畧之風。而清明在躬。志氣有如神之應。三者亦各有其輕重焉。君子正志達務。不得僅守偏端。以忘全備之理。而化行自我。通理有自然之榮。故色不可假。而容辭可假。先謹其弊。遠之者。殆於絕之也。殆於絕之。殆于忘之矣。容辭可執。而色不可執。在全其美。近之者。殆於身之也。殆于身之。殆于心之矣。如此。而子大夫則既有禮矣。奚必降而謀祝史之事哉。

三句是當下自然。其先有本領。在既非任意。又非作意。摹畫須要精密十七個實字。字字刻核。六個虛字。字字靈動。出入經傳折衷。

先民吾無間然

巍巍乎其

文章

李來泰

稽古治於有為之實全其為天之事而已。蓋成功文章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之矣。堯豈舍是而別為大哉。且古帝體天出治。能以身辭天下。必不能以道辭天下。天下能以名忘人。主決不能以實忘人。主所以盛治無銘勒之勞。至理絕文飾之陋。後之賡颺其際者。猶得於氣象之間。嘉美休烈焉。如堯之則天而民無能名。夫豈樂清淨以為高安朴簡而不事哉。元穆之代尚德而不尚功。然自雲鳥紀官。分至別績以來。大典數舉矣。天造神斷。當有什伯顯庸之事。三代以下功及子孫。三代以上功及天地。醇朴之治。貴實而不貴文。然自英威興



樂采玉制禮以來。大文彌耀矣。運當景燦。斷非尋常制作之才。後世文章以為治典。上世文章以為道訓。蓋一徵其大於成功矣。就陶封而繼摯。非有功烈之奮。足為因革也。乃析因夷隩。分命有司。不聞纂集以成天紀之書。協和於變數言已畢。不聞詳核以昭人治之大。蓋成功非一端。固不必鋪張以豐博之業也。當冲齡而纂服已著。文思迨耄期而巽位尤慮倦勤。巍巍乎天不言而歲功成。帝不言而治功成。惟其有之已。又一觀其大於文章矣。歷平陽而繼統。非有學問之素。助其焜耀也。乃授受不過數語。而不議其簡。吁咈並載於經。而不議其煩。蓋文章非一事。固不必潤色以顯晦之迹也。存德不必存代。

虞書冠以堯典。更世不必更化。晉詩統以唐風。煥乎觀天文以察變。觀人文以化成。惟其有之已。若是者非樂其名而自致之也。上好功則下救過不遑矣。上好文則下飾虛以應矣。堯之天下舜為之。禹為之。稷契臯陶亦為之。不寧惟是。共鯀亦為之。凶不能亂。衆不能紛。咨欽一堂之上。而四岳之封皆得傳為神明。教姓之興皆可推其文德。又豈惟一代之休報哉。亦非張其事而自驚之也。急於求成。成遠敗功矣。急於求章。章遠晦文矣。堯之天下學始之。田始之。禮樂兵刑始之不寧。惟是水土亦始之。欽以計功。試以計績。端居松雲之間。而教養之澤。太平席其休典。謨之書數世傳其教。又豈惟創起之美烈哉。

堯之大有如此

雄偉奇麗宇內大觀。講成功文章皆則天氣象處處是其有處處是無名竭力鋪張妙於鋪張不盡而巍巍乎煥乎精神已出蓋他人做乎字愈空愈無味作者做乎字愈實愈有神此種本事豈是容易掙得

擇可勞而勞之

李來泰

有以擇為政者而勞亦見美矣夫勞民非上所得已而亦非下所得辭也審而擇之而民情亦大可見已嘗謂盛治之民多勞晚近之民多逸非政靜而事舉也上之人於其不可勞者而勞之則下之人亦於其不可逸者而逸之已不知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安民非以勞民也雖然不勞不足以為政上世民利未開故治水明農恒下而代畝畝之事後世紀綱漸著故工農士女皆入而供朝廟之需則上之不得不勞吾民者勢也然古者家室未寧則城郭宮室君上之事亦易於圖成後人智識漸勞即耕桑疆滄身家之謀亦難于慮始則民

之不樂于為其勞者亦情也。以情則難乎為上，以勢則難乎為下。如之何其可也。君子曰：是有擇之政。開創之初，封禪巡狩，大典數舉，後人蒙業而守，大致安靜而已。夫祖宗有不可變之法，而黎民有不可盡之力，維彼哲人，謂此劬勞也。工虞分為二司，始事恒詳，冬官闕於六籍，繼事恒畧，爰是龍火營室，擇之天，山川道里，擇之地，即至書陳盤庚詩賦六月，動有非常之舉，亦可以醉飽之心，告成勞于父老也。已立法以來，里役公旬，歲有常期，當事未行文法，大旨節省而已。夫朝廷之紀綱，未可忘，而兆民之手足，尤可念。哀此憚人，不敢告勞也。勇智不登，難以化力，競之習賦，役無籍實，以節奢侈之恩，爰是朝會。

貢享擇其事，老穉遠近擇其人。至於祀告溥存，藉命勞酒，不忘小民之依，固可以休息之意，陳無罪于天祖也。已逸居非大道所宜，古聖恒動之，以思教於耕而勞于車，旗鏡錫命於學而勞於舞，羽籥則自六官以降，無政非勞，實無政非擇也。不然，姑息之恩，不堪終日廢弛之事，積于國，怠荒之風，成于習，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一夫之勞，豈不惜哉。筋力實煩苦之事，古聖必致之，以樂勞于帝者，出作入息，勞于王者，後舞前歌，我思三代而上，無勞之名，亦無擇之名也。不然，苛細之政，國賓其主，采芑之樂，新是圖，邑中之黔，獲我心上，欲得其勞而下，已匿其志，豈其微哉。故擇可勞而勞之，為政之美也。詩有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其擇之之謂歟。記有之。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其可勞之謂歟。

勞字所該甚廣。不止是兵後擇字。或就一代之始終論。或就廢政之輕重論。亦非止不違農時也。如此方是讀書人議論。

詩曰周雖

維新

李來泰

集新命於舊邦。觀詩而知天人之合也。夫新民亦非文王所忍言。况於命乎。而陰行於民者。命即應之。是可取為新鑑。今夫天命之說。何昉乎。古皇登授之書。其命恒見乎理。五德終始之運。其命復存乎數。揆之後世。往往不驗。遂謂上古之世。天與民近。中古之世。天與民遠。言命不如其言民也。不知德盛者必下究。道積者必上章。天人之間。不相遠也。揚扈雅詩。夫亦曉然於其故矣。一代之興。必由祖烈。生民諸什。篇章多盛。推太祖之文。所以大功德之報也。乃遡原而誦家室。詩人質言之。而不以為簡。真王之運。不紀禎祥。秦誓以前。史書不載。

取天下之術。所以明得統之正也。乃入廟而稽靈貺。詩人大言之。而不以為誣。其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此何說也。夫周之邦未易言也。不密失官。荒狄墮播種之勤。棄卽之舊。而邦一變。慶節國幽。皇過誌舟瑤之雅。弃戎之舊。而邦又一變。亶父肇基。避狄而踰梁山。荒夷而闢周原。棄邠之舊。而邦又一變。至於高山天作。康之為幸矣。而謂岐陽百里。足兼五岳之封。此文王所不願及者也。周之命尤未易言矣。嫡有世及。則元妃之裔宜王。而摯立。而稷不受命。貴有常家。則帝嚳之脩。宜嗣。而崇禪。而卽不受命。時有廢興。則公劉用光之緒。亦當夏政頽廢之朝。而子興。而姬不受命。至於玉門讒謫。不誅為幸矣。而

謂河洛六州。足遷九鼎之奉。尤文王所不忍言者也。然詩之言新命。誠非無故也。從來歷數之歸。必先授以征伐之權。堯未禪而四凶以命舜。舜未禪而三苗以命禹。何以弓矢之錫。以暴主。而若出于親賢。賞功之典。天命之矣。天命之。則西伯之封。不啻植壁秉珪。而遜之矣。不然。行仁將王之入告。不特祖伊為智士。即崇侯亦為忠臣。諫之。不從。媚之不從。而不測之權。起而授之。牧伯即遠。巡大河之北者。數十年。無異志。而帝征。受成。何待郊禘壇墀。而後炳其規模也哉。從來明昭之應。必先移以慕戴之心。故夙沙集。而炎帝盛。覺較謠。而景亳興。何以洛西之獻。以暴主。而若有納諫。更非之善。天命之矣。天命之。而

炮烙之除。不啻玉冊金符以銘之矣。蓋自孔邇王室之興。思不特微比無所用。其忠即廉。來亦無所濟。其忍既無同德。亦無同惡。而異量之恩。忽聽計於外臣。雖其服事有二之年者。終其身靡敢失節。而陰行勉敬。奚俟易號改朔。而始信其佑眷也哉。言人而尚于天。言理而兼乎數。故端誦雅言。以為後之君子訓焉。

實發新命中二比反後二比正奇偉確核二千年興亡治亂瞭若指掌真大手筆

為人子止

四句

李來泰

周王父子之間。有各極其至者焉。蓋盡人而父子也。文亦曰為之如是止耳。而孝慈必歸之。其斯以為至乎。間嘗尚論文王之遇。其不幸者。無如君臣。其最幸者。無如父子。然君臣之變。關於父子。而父子之變。亦由於君臣。則無謂文之為子。為父。易易也。必孝而全其為子。必慈而全其為父。他人處變。而為子。為父也。難。為子。而即見孝。為父。而即見慈。文王處常。而為孝。為慈也。更難。且為孝子之父。為慈父之子。則尤難。且以孝而成父之孝。以慈而成子之慈。則又難。嘗稽周之世紀。而疑之。夏商歷數有年。而稷而下。僅十餘世。其逸泯者多矣。岐山

之錄至聖瑞而始昌文之孝當在宗祧絕續之際不僅曰王季有子也假使當日泰伯嗣服直進而宗其伯父王季避位且上而禰其祖考文王當更有難於為子者而幸無此也即孝之名可不立矣受位以來爵土不敢愛幽囚不敢辭有忠孝難全之日臣節不敢失臣罪不敢避并無世俗顯揚之求迄今讀文王世子之篇為一代大禮所自始而文則何心凡人子止如是也則文之為子亦止如是也而孝已止矣嘗稽周之封國而疑之昭穆遍天下而姬姓自吳而外無伯仲之裔焉孝享求章惟率見乎昭考文之慈當在本支百世之間不第曰為天子父也假使當日邑考未受烹而伯子無恙錫齡未夢帝

而大勲莫集文王當更有難於為父者而亦無此也夫亦孰有傷其慈乎傳世以往岐豐百里君相各有時命不予武周以守成之業同母十人賢愚聽其自為并不加管蔡以逆制之事迄今讀關雎麟趾之文為一代王業所由興而文亦何事凡人父止如是也則文之為父亦止如是也而慈已止矣是以聖明有戴即為商先王之肖子孔邇有詠匪僅江漢間之嚴君不必為子為父而已具有孝慈之寔徵之為子為父而可加以孝慈之名也郊祀王禘皆俟諸子弟之能燕翼貽謀無侈夫祖父之事不必求過夫子父之常即以大立乎孝慈之極也故曰止也

孝慈是至善至善乃平常事非奇創事也然竟講得平常又無精采借奇創事作翻頭歸到平易則至善之分量出而止字之義亦盡矣其思路幽曲透闢真足豁人心目。他人止做得子孝父慈此于為字人字止字字字剔醒

夫孝者善

二句

李來春

推孝所由達於志事徵之矣夫孝之不克全志事傷之也而繼述之善在是執是以論斷武周又何疑乎今夫論人於天人之際其著之一二人而善者必其推之千萬人而皆善者也安為子之心即以安為父之心而即以合千萬人子事父者之心議者不察以為臣子既多愴恍之求衡事亦傷時勢之異是使我周無天子之名而鎬京無以成王業也論達孝者不然必謂創守所開不疑殊於祖父則舜宜遜國於有庠而禹當底績於息壤也彼上世之孝思不匱者已如彼矣必謂功德所垂僅襲美於高曾則受斧鉞疑於逼父遷豐鎬疑於



棄祖也。乃文考之適。追來孝者已如此矣。則為廣推夫孝者。而武周所為繼述。斷可識矣。唐虞五臣。皆有得天下之理。粒食以為養。陳常以為教。思文一詩。追王業之所自。昔以功配地者。今以德配天。武之受命。繼稷非繼文也。公劉之才。原足定一代之制。大禮如君宗大典。如軍。徹皇過數章。為周禮之所始。昔以行一國者。今以行天下。周之定制。述公劉非述文王也。而其所為善者不在是。則其所為孝者不在是。美利所存。前人無其事者。未嘗不有其志。推而上焉。斯亦善則歸親之義。若非常之舉。功及子孫。而過引祖父。仁人所不忍言也。乃載主誓師。卒不令天下忘其服事之志。知其所全者深矣。事變所極。

前人無其志者。不得已而有其事。推而廣焉。斯亦無成有終之理。若後起之名。事本身謀。而義歸前烈。先人其可欺乎。乃卜都定鼎。究能使後世致其敷繹之思。知其所本者大矣。故有行若繼其志。而不得謂之述事者。秦伯仲雍是也。荆蠻之轍。亦惟古公之志。是求幸也太。王聖而王季賢耳。不然棄故都而遠遊。國事將誰屬乎。亦有迹若述其事。而至大傷其志者。管叔蔡霍是也。武庚之舉。必緣文王之事。為辭幸也。三年得而四國皇耳。不然畫洛水而東西。先志能無恫乎。故論孝者。必以武周之達孝為宗。武周之孝。非武周之孝也。夫孝者固如是也。

善字中有隱有顯有守有通夫孝者泛論歷代而注意武周繼志  
述事炤下文却不端在下文用遠筆而近用側筆而正用虛筆而  
寔用粗筆而精十分看書十分讀古二者合來方成此奇確文字

其故家遺

五句

李來泰

商有世德其事與人皆足紀也夫下有傳俗上有傳政同異姓又多  
賢者然則商之失德獨其君耳嘗讀書至戡黎出迪之篇與夫三誓  
八誥所追述而嘆商之明德遠矣自非大不道者當之皆足以無敗  
故觀其都鄙土俗而知一道同風之盛未艾也觀其化理殷遙而知  
立政定典之澤未衰也觀其英賢布列而知崇德象賢之報未斬也  
倘紀其事商周之際斷可識矣夫元王無貢賦之書則九州之萃離  
莫問亳都無輜軒之採則百家之貞淫莫別然稽有郃之舊望國寶  
備世家咏公劉之章周雅亦考商俗流及既衰矣而人誦鞠謀之訓

戶凜風愆之遺。未敢盡云草竊奸宄。師師非度也。若乃那歟。諸篇後世尊為頌者。先世亦廣為風。那居而下。異代逸其文者。當代寔遵其政。猗歟善哉。何澤之遠也。况乎祖伊迪典。以匡王辛甲。負圖以歸。周即淫戲自絕。而格人元龜。未盡凌夷。迄今誦咨商之詩。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以云猶存良不誣耳。雖然老成人正不乏也。微子長而賢。帝乙違箕比之言。而堅立嫡之議。固已獨計當日者。倣古封建之制。特立名藩。擇諸宗之賢。若仲若比。若箕亦分要地。而備屏翰。馬則紂有所挾。而不敢過暴。亦有與立。而不至於亡。在微子固可為堯之繼。摯在仲若箕比。亦可為五子之翼。夏即異姓。有賢如膠鬲輩者。且將

與伊傅比烈矣。計不出此。而拱手成敗。受制獨夫人。事之失。豈非天哉。然當紂之初年。微子固無刻子之嫌。諸臣各堅靖獻之志。不可謂輔相之無人也。迨其後。玉馬悼微子之去。振鷺存仲氏之嗣。而比且死矣。箕且狂矣。鬲且賈矣。人之云亡。遂與禮俗政事同歸于盡。豈不悲哉。要以二十餘祀。配天享國。雖文考聖明之戴。然乎未必非諸賢力矣。奈之何陶施七族。未免拘執之誅。濮水遺音。竟成靡敝之俗。而七世觀德。萬夫觀政。六七王存之不足者。一獨夫喪之有餘。至式閭表墓而外。僅傳萋且之旅。裸將之士。而殷賢皆周賢矣。或者又謂秦趙皆肅來之裔。昔以之亡商者。其胤亦以亡周。素王實考父之傳文。

為周祖而存商于亂孔為商嗣而救周之衰又天道廢興之故不可測者也

以子長之風神運蔚宗之筆段另作商家年表序一則自可方駕古人。題神在其字猶有字又有字皆字相與字有無限頓跌文不獨以徵寔見長

故曰口之

六句

李來泰

備乎體者從同同其義可推言也夫人之不同有如其口耳目也則吾言誣也彼同者如此矣吾故樂與天下言同今夫無驗而言之謂妄事得其序之謂訓故誣道而信身不可與行也誣身而信道不可與明也惟夫幽必有驗乎明微必有驗乎著大必有驗乎小斯而猶曰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必無是耳則天下之大古今之衆可一同而指也上人好已師則同乎虛矣中人好已王則同乎氣矣衆人好已從則同乎情矣虛而實麗之氣而質著之情而形廣之要不離乎口耳目者近是夫牙曠于都之如彼而天下口耳目之

相似如此言相似不必言同也。名宜屬彼分宜屬我自然之合也。口耳目之同同之盡者也。言相似愈可言同也。形以定名名以定事必然之歸也。口耳目之同同之未盡者也。取其可盡者而詳言之固將取其未盡者而比言之。而欲取其未盡者而比言之更可取其已盡者而復言之。上古之君多異形矣。中古之人多奇術矣。嗜欲聰明豈無殊迹。而服氣養儉。要不能違官體。而著修身立命之書者。曷故明於大同之義。則上稽荒渺。旁徵隱異。皆可牙曠子都觀也。其斷斷于是非之間。而不必分才於天者。有如此矣。九州以內異俗矣。四海而外異教矣。飲食見聞。難以恒紀。而趨美遠患。要不能外日用而有違。

性宜情之樂者。曷故喻乎至同之原則。文物之區。荒僻之地。皆可以共期共知者。推也。其彰彰于得失之天。而不以致疑于人者。有如此矣。衍畫取象于八卦。陳範匹義于五行。官動之間。皆存至理。使人各任其所同。即謂大道為公可也。何必廣設治教之名。而以深理滋人惑乎。然而不能也。人而僅口與耳目之是。同亦何以自別于犬馬也。口腹之欲。養其小。耳目之官。引于物。形用之際。即傷正。則使人各守獨去。同即謂與聖合。揆可也。何乃因其陷溺之事。而以同欲為美。談乎。然而無傷也。人而非嗜與聽美之皆同。亦何以苛繩其賴暴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

美焉。平庸之說。廣言可以取類。淺近之辭。申舉可以生明。心之同然。不可推乎。

題本複衍無可生發。顧上炤下思議。警湛用筆亦在公孫思子之間。

題張爾成稿



文運之升其體從正文運之降其體從偏天順以前淳樸未開成弘正嘉四朝雖疎散浩瀚離奇簡淡境各不同無不歸於正面降而隆萬正者什七側者什三降而啓禎正者什三側者什七此有明一代之升降也

國初自己丑以來返樸還淳至於壬辰名家林立然尚標新領異出奇制勝獨張爾成力追正嘉歸於醇雅五十年來文體不致潰裂則爾成之力居多世人見爾成文平實樸淡不甚可喜輒欲置之夫正面易能也正面精確不易能也讀爾成稿當以正嘉諸稿參之凡貌

似爾成而實非爾成者不從此例

學而時習

全

張永祺

聖人歷舉所得以示人其驗之內外者深矣蓋時習朋來不愠而內  
外之致已備也聖人歷舉之以見為學之不可不如是爾今夫人所  
受於天之分量豈不甚深遠哉而身心人已之間大約其所必合也  
何言之至理之閱人無盡也虛以深其覺悟實以盡其躬行是有賴  
於學矣乃迫而後起而志氣未從則離合之端何由泯乎有如學而  
時習之焉由所知以進所未知其決洽而不忘者志慊於獨覺也由  
所以進所未能其自強而不息者功歸於返始也夫名理固燦然  
矣然非其所據終扞格而難親能如是之循序以求也憤悱之迹忘

而變化之途起當必有怡然大順者乎。不亦說乎。吾道之兼成無量也。上之可以繼往。下之可以開來。是有賴於朋矣。乃大雅中衰而推挽無術。則景行之慕。安可期乎。有如朋自遠方來。其賢於吾者。吾取而儀刑之。則德業益進也。其不及於吾者。吾取而裁成之。則教化益隆也。夫應求亦可卜矣。然勢之所阻。多寤寐而難通。能如是之觀感無外也。一鄉一國之異。此心此理之同。當必有欣然大共者乎。不亦樂乎。獨修之與人無與也。功盡於反求。志專於為己。則或至人不知矣。乃沒世無名。而中懷戚戚。則驕矜之氣。所未融乎。有如人不知而不愠焉。吾盡吾性。而境之逆者。不足以櫻吾寧也。吾安吾命。而事之變者。不足以易吾素也。夫高尚亦多人矣。然中有所動。遂遷移而勿覺。能如是之坦懷以處也。樂天而弗憂。遯世而無悶。其已臻純粹之域者乎。不亦君子乎。蓋可以治身者。即可以治心。可以成物者。即可以成己。然非有加於分量之外也。為學之道。當如是也。

精醇高雅樸寔安閒布帛菽粟貴其資生規矩準繩期於中度可  
配前輩楊維斗先生作



六十而耳

二節

張永祺

知行進於自然學之久而後能化也蓋耳順從心學幾於化矣然得之有其候焉豈強致哉夫子曰吾人之為學豈不以自然者為歸乎然萬物之故從外入者也變化之理自内生者也其間無所恃則渙而未親有所恃亦膠而難化非功深於積累當無由見其至爾吾於五十後則何如默而探聲臭之初已盡通其所固有則亦無為吾之所未有者也乃凝神靜慮而得合焉其猶以心御物矣微而達流行之載已實踐其所以然則亦無為我之所未然者也乃體分致一而得詣焉其猶以道範心矣至於六十而遂有異也外境之紛紜皆於

耳乎受之。顧耳形也。所以用耳者神也。形神之間。稍有未徹。而費其遲疑者幾何。今則油然合矣。理非由外而入者。知亦即物而自存。是受感在耳。而耳仍無所與也。何不順焉。至於七十而更有進也。情識之分流。總於心乎。形之顧心之欲。無定者也。心之矩有定者也。無定有定之間。稍有未融。而煩其擬議者幾何。今則凝然一矣。吾心適得其本然者。萬變亦各歸乎其域。是矩從心出。而非以心用矩也。何所踰焉。即思而得之者。非不洞鑒其微。然耳之為用也。窒矣。知徹於受響之原。自能以虛而行乎外。故動靜喧寂之致。與物同機。而與我同體也。勉而中之者。非不適符其則。然心之為用也。勞矣。功深於持循之久。自能以神而運於中。故剛柔虛直之端。分則見心。而合則成矩也。蓋聲由外傳。欲從內出。耳無損益。心豈有合離哉。然邱亦至是而始幾之。則人之自附於生知安行者。妄也。

不力學不能見其實際不深思不能探其本原每下一語重於金

石

願無伐善

二句

張永祺

觀大賢所志其去私之心無盡也。蓋善勞亦已所宜有而願伐且施之乎。回願無之所以治其私者深矣。其言曰夫人所造之詣莫不聽命於心。心稍縱焉而美亦可為累也。故得失在身世之間。損益在隱微之介。回誠不能釋然於志矣。物我相形之際常自見其有餘而克治未深則氣之浮而動者難靜也。回慮其無以自處也。德業無盡之中何端見為足恃而涵養未純則情之溢而出者更多也。回慮其無以自全也。回竊有願焉不有所謂善者乎。固有之良與人同其性命而不可不盡也。寧是一得焉而遂謂吾已盡者。且不知於本體果有

當乎否也。而侈然伐之。矜勝之懷。難為受矣。回蓋嘗抱歉於中。獨知省察以庶幾無伐乎。乃察而持之。當念而不覺其自生也。善不可無而伐不可有。則亦存此願於終身而已。不有所謂勞者乎。當然之事。與人共其功能。而不可不為也。寧是一用焉。而遂可畢吾為者。且不知於吾分果無歉乎。否也。而肆然施之。驕盈之氣。難為益矣。回蓋嘗歉懷於內。對境操持。以庶幾無施乎。乃強而制之。偶動而倍難自攝也。勞之所存。未必非施之所伏。則亦抱此願於靡及而已。蓋學貴乎日新而滯而不遷。則小善小勞。皆誤據以為聖神之業。回之心。不如是也。而又懼其如是也。省身克己之道。勗懲倍深焉。夫豈無廣大者。以擴吾量。而一長遂得以自盡乎。道成於無我。而迹而不化。則為施為伐。亦祇以快一己之私。回之念。不必有也。而又恐其不必無也。沉以靜氣之餘。知能靡歉焉。誠得是富美者。以感吾求。而何物得碍其靈明也乎。故實証之善勞。而不敢安深藏之志。而不能已也。請以質之夫子。

無伐無施。儘有議論可發。但恐不是顏子分量。非顏子分量。即非顏子神情。澄心靜氣。而精理寓焉。觀之甚易。造之甚難。六比中。句句轉絕。化板重之迹。爾成進一格文字。

興於詩立

三句

張永祺

學有全功為明其所自得焉。夫由興而立而成學所必至之功也。非本之詩禮樂將安所得哉。今夫自然之性不可恃也。所得而恃者其必由學乎。古之聖人為之聲名器數以引掖而造就之。使人日從事焉。久而知吾身心之所得。誠有必出於此者。烏可誣也。蓋學之始貴於能興好惡之誠於心。未嘗泯焉。而或無所感。則亦寂然而止耳。有如鼓動振拔而不能已也。必於詩有得焉者乎。夫詩之為教也。辭緣物類。吾錯綜以求之。而意義深焉。事合貞淫。吾反覆以晰之。而勸懲立焉。以言感心。微而善入矣。彼夫觸之而益動引之而愈長。拘者

擴蔽者祛而克其本然之量其然者興之為其所以然者詩之為也  
則詩之為功于學者深哉學之中貴于能立強固之德于性豈有間  
焉而中無所坊則亦靡然而從耳有如安貞靜重而不可搖也必于  
禮有得焉者乎夫禮之為教也恭敬以直內則神明安其則而欲無  
自生品節以嚴外則耳目守其官而物無從引以理範身約而可據  
矣彼夫紛者乘之而不撓似者眩之而不易弱者振蕩者止而還其  
中正之良其然者立之為其所以然者禮之為也則禮之為功于學  
者深哉學之終貴於能成中和之則天者全焉而思勉之情未融則  
亦迹而不神耳如其渾然純粹而無所於歉也必于樂有得焉者乎  
夫樂之為教也聲音之高下可通性命之微而剛柔無過設舞蹈之  
疾徐可平血氣之用而喜怒無偏施德以養性從容而中節矣彼夫  
不待感而自動不待扶而自強偏者全形者化而遊於義精仁熟之  
途其然者成之為其不知其然而然者樂之為也則樂之為功于學  
也大矣哉

詩禮樂為功於人各有兼義興立成種種境界發得詳盡朴實高  
老不止涵咏於字為得法也

非禮勿視

四句

張永祺

詳言克己之功。慎絕其非禮者而已。蓋己之挾非禮以爭仁者。不一端也。吾斷之以勿則視聽言動安往而不致其功哉。今夫冥然玄默之時。無所見其致力也。迨心與事接而功從生焉。然多一心以行乎外。即少一心以持乎內。庸保其事事如一心乎。故以至靜之機。予心能無事而自存。不若以可亂之形。予心能有事而無乎不存也。吾與子言為仁之目。德貴其能純一。聞未真。即為妄。蓋理與欲無中立之會也。惟有以審其幾。而入此之為必然。出此之為必不然。則堅定之守。愈擴而愈不惑。已功取其能密。稍有緣。即已軼。蓋公與私無並

出之候也。惟有以慎其萌。而嚴於所及持。尤嚴於所不及持。則摘發之能。愈給而愈無窮已。是故為仁而克己也。亦克之于非禮者乎。物之入而亂心者。必有其際。而視聽則所為際也。無方之來。未必盡符於固有。苟不返之天則。即過用其聰明。亦足為醇修之累焉。為仁者防其非僻之所由至。而厚力以絕之感者。不可止也。受感者則可止也。奪物之勢。而予心以安。則耳目雖紛。孰非天理之流行也。與心之出而交物者。必有其端。而言動則所為端也。不窮之應。未必盡效其自然。苟不納之矩矱。則逸出之謀猷。俱可開涼德之漸焉。為仁者謹其邪曲之所由往。而嚴密以防之形者。之日損也。形之者之日益也。

戒氣之浮。而予心以斂。則口體雖粗。孰非精微之克積也。與然則仁人審非之哲。不可不致其明矣。天人之爭勝。其是非何煩深辨。然亦有不能遽辨者。積非之勢。而隣於是也。吾寧過用吾疑。必不恕從所信。雖加我之數日生。而受之有主。終不迷於疑似。則以是為潔蠲之要耳。仁人去非之力。尤不可不致其勇矣。邪正之互衡。其勝負確有定主。然亦有不能自主者。積邪之感。而生其強也。以憂患之思。遇理以經心之痛。去私雖扶我之資。甚寡而待之有餘。終不奪于非僻。則以是為保合之全耳。蓋累盡則神明自裕。欲息則天機自生。回其勉之。



視聽盡乎外交言動盡乎內軼畧有疑似則非字不明畧有依回則勿字不斷如此方是克復盡頭若呆講皮面話不切顏子分量也是枉然然後知此文精處

君子無衆

二段

張永祺

圖治於心身之間而知泰威之美也蓋政未有不從心身出者也觀泰威之所以善而君子之自治不亦詳乎今言政者以是為及人之事也不知君子於此止有一自治之道而已何也人皆有所不可見之地乃以為不可見而積傲生焉中既無以自主則內顧而不得其所安而所以接物者弛矣人亦莫不有可見之端乃以為可見而致飾易焉動既無以自持則反躬而不足以相攝而所以加人者驟矣君子何以有泰之美也凡物本無岐形也吾處之者不能一念而衆寡分凡事本無殊勢也吾應之者不能一心而小大見君子曰此誰

非待命於我者而敢任其張弛乎。一以兢業之衷承之。出之性成者。不擇地而付也。積之學問者。不易節而施也。操存於此。以待天下之來。既無玩人。則人得而已。亦得。既無廢事。則事安而心亦安。從容中節。而無廣心好大之病也。彼侈然自肆者。一念之慢。流于恣睢。而不自知。有若斯之恬適。得自兢惕中者乎。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何以有威之美也。規矩者。物身之器也。盛服以飭之。而衣冠重威儀者。定命之符也。聲色以引之。而瞻視生君子曰。此誰非作則于我者。而敢替其綱紀乎。一以尊嚴之道居之。持身非以責人。範圍不得而過也。正色非以凌下。中和不得而渝也。表正於此。以建天下之極。體統既肅。則莊涖而生。其共德隅既修。則誠形而至於動。澄心治氣。而非作威倚勢之比也。彼威克厥愛者。求人以畏。流於暴厲。而不能返。有若斯之肅。將得自好禮後者乎。不亦威而不猛乎。而後可以言從政矣。余論正嘉之文。入於盛集。高出隆萬上者。只是實處多。虛處少。截處多。串處少也。蓋寔則義蘊無窮。截則界畫不亂。此文逐句挨講。逐句正發。無一處肯討便宜。真乃正嘉嫡派。

欲修其身

六句

張永祺

由身而通推之明德者實有其先事矣蓋德彰於身而非身之所得操也由心意而通先之知焉古人其審所從事哉且性命精微之理原未嘗取人所共見者以為功故緣身以求其盡者悉數之摠為內省之事也而猶不敢泛然置力焉蓋返形於神審幾於獨治已之原亦若家國天下之可序而得爾古人知先修身矣當體而加攝焉猶是接物之時也顧寂然而受物之感者不於身焉而止則深求其感之所及反躬而加飭焉猶是處事之際也顧惺然而覺事之來者未嘗外身而存則進溯其覺之所通故以為身無非身也內之而心而

意而知。俱中涵以成其體。以為修亦無非修也。密之而正而誠而致。已漸約以會其原。吾為欲修身者思之。耳目各守其官而待命于無形之主。存養不深則氣之浮而動者難治也。寧謚以寡營。矜慎以止。驚而心已操其先矣。為欲正心者思之。天君退安其域而常秉于卒然之頃。克治未純則中之軼而出者難制也。去妄以全其固有。順動以效其自然。而意已搯其先矣。為欲誠意者思之。好惡各有其則而每紛於疑似之介。省察未精則念之倏而見者難辭也。祛惑以復其固然。充類以通其未有而知已操其先矣。蓋離身無心。離心無意。而知運於心與意之間。然不謂一身而即盡者。夫固各有其功力焉。受

於天者甚全。則從事於人者寧獨畧乎。當其欲修即心欲正即意欲修。與正與誠即知。然不謂先修而已。畢者夫固各有其源流焉。全而用之適得合則約而操之奚得不分乎。此明明德之學也。

正心誠意致知各有確然功夫。先正先誠先致各有確然界限。鏤晰精細一字一珠。提修身作起來上割去民下割去物又不犯

自天子節

天命之謂

三句

張永祺

中庸闡道之原本於天而盡於人焉。蓋道一也。天之所命。聖人之所  
修。俱不外是矣。可不思其同原哉。自道之日晦於天下。而支離之說  
起矣。謂任吾意之所動。而不必準之以當然者。則流失而不循其始。  
謂逞吾力之所為。而不必協之於固有者。則矯操而大遠其初。君子  
深懼焉。為之言道。所從來與其所由盡者。而其實可思已。今人有不  
言性者乎。言性而不得其所謂。淺者求之嗜慾。深者滯之氣稟。而性  
隱矣。抑知天人授受之間。有諄諄然命者乎。二氣之流行。不能有清  
而無濁。而本其清者。謂性也。五行之翕闔。不能有純而無駁。而原其

純者謂性也。化生者無私而稟受者各足。豈有淪於虛冥也哉。今人有不言道者乎。言道而不得其所謂。淺者求之形氣。深者歸之情識。而道誤矣。抑知性天流行之機。有循循然率者乎。觸于物者不能忘。乃緣感而動。非緣感而有者。謂道也。接於事者不容已。乃由外而形。非由外而生者。謂道也。順適其自然之妙。而恰合其至當之歸。豈待於人為也哉。今人有不言教者乎。言教而不得其所謂。至人已不足以相通。知能不可以共與。而教裂矣。抑知聖人之所以裁成而輔相者。即吾率性之道。而修之者乎。賢智者有所範圍。而不使之過也。然非抑人而就之也。愚不肖者有所輔翼。而不使之不及也。然非強人而從之也。予之以中正之防。而示之以本然之理。其盡性以盡人物之性者。豈天下後世之所能易哉。是知道也。若天不能外之以立命。聖人不能外之以彰教。而人失之。且無以自全其性。故存養省察之功。君子交致其謹焉。而顧可自棄耶。

起來東單提道字為全部中庸關鍵中三比融會傳註發揮切實無漏義無駁論此謂正宗

博學之審

五句

張永祺

詳言擇執之功。人道所由盡也。蓋始於學問思辨。而終之以行。其間各有道焉。求誠者能自外與。且言誠而天人判焉。然人亦無終遠於天之事也。恃吾之志氣。有以赴之。不憚迂其途。以從事。而後可得一。致之歸已。誠之者之擇執。何如哉。善至一也。而知有未深。則疑似之見。叅之故。所歷乎人己之端者。不得不精其用。善本自身出也。而行有未摯。則怠荒之失中之故。所要乎性命之原者。不得不純其功。蓋將有所擇焉。而不能援古之理。以多其識。則廣大者。尚有所遺。而善或不全。故雖繁而難紀。而借資事物者。務處有餘也。道在博學之學。

矣。而不能引人之見以參其異。則自是者尚有所徇。而善或不在。故雖離而未合。而就証聖賢者不厭敷求也。道在審問之。乃得於人者。既詳而弗求之已。則彼之所信終非此之所安也。質之反觀之。明約之精微之地。令久而自得。而弗流於蕩。則安可不慎思。然出於已者。雖切而弗窮之心。則一念之所動。或非吾性之本然也。詳之變化之。歸晰之毫釐之介。務見其一原。而弗淆於似。則安可不明辨。而後可致之躬行矣。一事之微。以至於倫紀之大。而不可或雜也。貴純一以踐其真。日用之恒。以要於終身之久。而不可或間也。貴不息以專其力。於是向之所謂善者。始確有持循焉。而篤行其可已耶。蓋五者之道。雖分而用之。祇有一善。特散之衆善。以聽我之貫通。抑五者之道。苟合而致之。即為能誠。非別有一誠。以待吾之探索。擇善固執。若此。不亦誠之者之全功與。

五句各有實義。又有層次。兩意俱到。則恐板重。而支蔓。却又簡甚。朴甚。勁甚。此所以為成弘之正法也。



必有事焉

長也

張永祺

善養氣者惟純其功於事焉。蓋義可為而氣不可為也。直養而不參以人則其功有弗全者歟。孟子曰：氣以集義而生，則義固善養者所從事矣。要豈易致者乎？有當然之功焉，為之而不能必其無間，不得也。有本然之體焉，為之而不能聽其自復，不可也。難言者又在養矣。蓋義而曰集，則實而驗諸行密而問諸心，自非以怠忽之端，荒其積累，氣而曰生，則靜反其體之充，不充退省其志之帥，不帥豈容以矯揉之力，冀其速償，吾得而微言之。剛大之氣，何所不足於人，而不能保其弗虧也。是必求之於念慮之間，適安於中正之則，雖在隱微者。

無不欲與天地俱揆之於酬酢之內悉準於權度之宜雖至纖悉者無不欲與道義合必有事以實致其功而豈他有所計哉習之而不期其成行之而不期其至謂吾事之所安適如是止也功未盡而圖獲之念生焉此中之愧怍已深矣雖賦予之良實有是浩然充塞沛然流行者在而非可以意必得也勿正之而吾之所宜盡者無弗盡矣如是而剛大之氣宜若可以自全而不能保其即充也又必貞之於省心之際而涵泳者加深焉念所偶萌質之天地而不悖純之於反躬之力而操存者不失焉幾所偶動合之道義而無私心勿忘以自強其功而豈妄有所為哉造之也深而幾於自得積之也久而幾於自化謂吾心之所存又如止也候未至而凌躐之弊生焉強而致之施行已難矣雖性命之地實有是順乎人情宜乎天理者在而非可以人力參也勿助長而吾之所得致者亦可任其自致矣養氣之節度蓋有如是者

變四句為兩對中作一折此前輩炤註定格也逐句有實落下手處不肯模糊混過是真本領

大人者不者也

張永祺

觀大人之心還其本然而已。蓋赤子之心人之本然者也。全而具之為大人。則奈何求之心外哉。今夫人德業行誥皆造於心。而人品不能相同者。則以心之體有明昧。心之量有淺深故也。雖然心豈擇人而授者哉。與之以同然之體而不能必其守。與之以本然之量而不能必其全。於是一人而前後兩心非心之過也。吾請以大人立人之極。而即以大人觀心之全。蓋其神明之內。知覺深焉。至虛而不倚於情。至靈而不倚於識。為能獨盡其心之用者。顧所以用心者。與人異而所用之心。未嘗與人異也。方寸之間。變化生焉。無思焉。而無不思。

無為焉而無不為。為能獨擴其心之端者。顧既擴之心。於心非加而  
未擴之心。於心非減也。其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乎。心固與人終始而  
赤子之心。其最始也。惇龐渾厚之真。聖愚未嘗有損益於其際。而不  
能不因物而遷。豈大人而任其遷者乎。靜而存之。而安其中。正之常  
動而致之。而達其天機之妙。雖蓄德載道。非盡聽之自然。而如是而  
受者。如是而歸。則其體無所於虧焉。爾心固隨人存亡。而赤子之心  
其未亡者也。純一無偽之懿。人力不得少參于其間。而終以任天。而  
不能久。豈大人而猶是不久者乎。其未發也。巧偽無自而開。其已發  
也。外誘無由而入。雖氣盛化神。非不增所未有。而如是而始者。如是  
而終。則其量一無所歉焉。爾蓋性無不備。而心則載性而行。故當見  
聞未彫之始。天地純粹之氣。呈焉。本此純粹者。以致之日新。富有之  
業。而貞固者。不離其初。則心之存也。即性之盡而已。形無不實。而心  
則依形而運。故當物交未引之始。宇宙元善之精。會焉。葆此元善者。  
以措之。感應紛出之途。而寧一者。仍還其故。則心之盡也。一形之踐  
而已。是大人者。猶是赤子之心。而能不失之耳。人奈何自棄其本心。  
而顧求之。高遠哉。

若道赤子有其大人之心。則赤子皆大人矣。若道大人全其赤子  
之心。則大人僅赤子矣。不失二字。有葆固有推廣葆固。是正意推

廣是補意平寔正當愈朴愈精庚午諸墨無足與頡頏者

湯武身之也

焯下非有

張永祺

二聖以身體道而知其所有之實焉。蓋道著於身而性乃為我有也。人奈何不法湯武哉。且言道者必歸於性。則性之之名固盡人之所慕也。而有不能皆然者。故勉強之功。聖人不廢焉。蓋非此無由自盡爾。吾由堯舜而思之上。詰之資。天蓋未肯輕授。以寬人於學問之途。然亦不廢一二人明以薰之。以見功之所循。必如是而止者。不如是而弗止也。天縱之質。即聖亦未敢輕信。以自荒其思。勉之力。故嘗別置一途。焉率而行之。以見理之所歸。其如是而至者。即不如是而亦至也。故性之之外。有身之者。吾得之湯武焉。人倫事物之理。何者不

素備之身而非徒以為名而已。本身之固有者亦即以其身實之一日之所獲行之而後可安也。畢生之所然習之而後可利也。即執處其變未可遽白之人者。湯武不敢不自白於其心。則躬行之業全焉。爾言行舉動之理。何者不全著之身而非徒以為文而已。本身所自有者亦即以其身求之有所取舍不敢徇以私也。有所損益不敢叅以偽也。即德躋於明為天之所與者。湯武終不謂身之已盡。則踐形之學歸焉。爾故今之誦之者。徒尊以曼絕之稱。不知當日幾兢兢求合焉。惟恐其或離也。蓋外性之一道而尚可以復性。苟外身之一道遂併無以居身。是何如戒慎者乎。即後之效之者。徒見其行事之迹。不知當日幾勉求盡焉。後得此一日也。蓋言性則未嘗有性之之功。言身則必有其身之之實。是何如體驗者乎。身予人以可盡而非飾之於虛。身亦示人以衆著而非襲之於外。若五霸之假之。何為者也。

性之是帶起說。此章重在身之五霸。惟不能身之所以為假從身。字照下非有故無一字一句可移到反之章去。

梓匠輪輿

人巧

張永祺

教有不可言傳者存乎其人而已。蓋凡可以與人者皆規矩也。而抑知功之即是。而存乎學者可以思矣。今夫授受之間。所以相與者。何其微哉。可以自得。而不能使人之共得也。則無為貴教矣。可以使人共得。而不必其人之自得也。而又無為貴學矣。吾試觀之梓匠輪輿。焉器不可以語道也。而器則未嘗無道。一技雖末。各欲極功能之用。以傳述。不可以言心也。而舍迹別無所謂心手目之勞。亦必經神明之運。而出誠如是。有不相告以巧者哉。吾乃謂所能與人者。止規矩耳。則何也。原其始。必有人焉。以因心之妙。定畫一之程。無巧是無規。

矩也。至托之規矩而巧已呈。得心應手之間。巧若在規矩外。又若在規矩中。謂能與之以可憑也。如必欲盡之形容。恐念雖勤而力仍屈矣。即其後應有人焉。由已成之制。生變化之能。無規矩是亦無巧也。至析之規矩而巧已隱。目觸指旋之頃。悟者見巧拙者仍見規矩。謂能與之以可守也。如必欲通之象外。恐口雖勞而心猶隔矣。蓋有所能者以聽人之相受。即有所不能者以待人之深求。規矩自在日用間。而正無由人啓其覆也。此其故可思也。知其有可與者。斷不矜無聞之獲。知其有不能使者。自無膠形象之煩。巧亦自在耳目間。而正無因人代之悟也。此其理可思也。寧獨梓匠輪輿為然哉。人各有能。

有不能若此者。亦非君子之所能矣。學者不可以廢然反耶。  
明淨如鏡。輕轉如丸。指點期望。深情隱躍。言下。





